

范雨素落脚的地方,是北京一个城边村,聚集着和她一样的打工群体 在皮村写作的他们

皮村打工文化博物馆门口贴着一张工人像图,他们各自的梦想,在这里发芽。



皮村打工文化博物馆门口贴着一张工人像图。

本报特派记者 史春波
发自北京

“一个人的时候,我体会着孤独,是不是只有迷茫,我看不清楚……”

路亮,这个曾经的煤炭工人,他弹着吉他,给我们唱起他自己写的歌。“明天你来,就能看到我的演出。”

范雨素一夜走红以后,打工文学也从底层走到了公众的视野。

昨天,就有知名的网络公众号来到皮村,想给这些打工者们开辟专栏。

这个群体,即使是在这个每天听着飞机呼啸的北京城边村,过着漂泊的生活,即使是在困苦边缘行走,他们也从没放弃对梦想的追求。

写的是自己的故事

自从做了志愿者,艺术研究者张慧瑜就几乎每周坚持去皮村上课。他牵挂那些特殊的学生们。

他从城区出发,需要开两个小时的车,准备一天的课。

每周日的文学课是从7点半开始的,大家围坐在一起,读诗歌读小说。张有时候也会到皮村吃饭,在小饭店里,和工人们一起吃面。

文学小组里,人不多,一般是十来个人,有时候只有几个。有的要上班,听一会就要走。

能够发表文章,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鼓励。他们中有的还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了稿子。

有一次,范雨素的一篇文章发表了,拿了1000多元稿费,她去买了一些吃的,大家一起庆祝。

每年的开课和结课,他们都会聚一次,有时是AA制,有时是老师请客。每年,文学小组还会打印出一本文学作品集,有诗歌也有小说。

这些文章大多写自己的经历,写留守儿童,写他们生活的村庄,写父母,也写爱情和梦境。

“因为来自一线生活,所以写的特别能打动,特别能引起共鸣。”张慧瑜这样评价。

他一直认为,生活在底层的打工者,他们也需要表达自己的情绪,喜怒哀乐,讲述自己的故事,过去和对未来的向往。

多写自己的故事,真实的故事,成了这个文学小组的灵魂。范雨素的成名作《我是范雨素》就是一个例子。

打工时也要带上词典

这个群体有太多的故事。比如郭福来,一名和十几个工友住同个工棚的工人,枯燥的时候只能逗着老鼠玩,他写的诗歌小说已经发表了五十多篇。

每次出去打工,郭福来总要带上词典,一边写,一边查。

那天,他离家来北京,住进了皮村,发现忘了带词典。他就到工友之家图书馆借了一本,每天放在床头,每天都要翻几页。

在他们中,最有名的还是胡小海。这名出生于1987年的打工诗人,在珠三角、长三角、京津冀打工十余年,眼下在皮村生活。

范雨素也喜欢他的诗歌,就在十几天前刚刚对他说,觉得他写得特别好,“有火的潜质”,小海却摇摇头。

小海写过一首《中国工人》,大家都很欣赏——“那里长满了垒如长城的中国工人/长满了漫山遍野的中国工人/长满了手握青铜的中国工人/长满了吞云吐雾的中国工人/长满了铁甲铮铮的中国工人/长满了沉默如谜的中国工人……”

皮村的打工群体,其实,就是他诗歌里的写照。只不过,要更多了一些浪漫的色彩和精神的追求。

苏宁五一放肆购

4.27-5.3

享·联单礼
购传统家电2件及以上,
最高可返券2300元

买套购,找V购

全国3500店 同步启动

· 满千惠百

购空调 珍珠洗 厨卫 彩电品类的产品
满1000优惠100元;
满2000优惠200元
以此类推,上不封顶!

扫码领券,放肆购